

姚门清风 一脉为民

——记明代廉吏姚诚立

□黎建月

“姚诚立，山西安邑人，进士，如松之孙。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来令洋。慈祥恺悌，正直公廉，建尊经阁，创蔡伦祠，刊《谕洋民家训》，著《作民要诀》，德惠所征，瑞麦嘉禾叠见。历官广西按察使司。士民荣其祖孙绍绩，仿宋韩公父子（韩亿、韩缜）袭美堂故事，作继美亭于县治前，立石以纪其盛云。祀名宦。”——《光绪洋县志》卷八《官吏传》。

光绪年间，洋县“志”述的重点显然是洋县时的姚诚立。倘若再完善补充，便是：姚诚立，字惟一，今山西运城杜家村人。明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进士，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（1601年~1606年）赴任洋县知县。后历任户部主事、刑部郎中、川北分巡兵备道参议、四川布政司参政、广东按察使、粤西按察使等。

就当下所掌握有证可查的文献来看，姚诚立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是在陕西汉中任洋县知县的那几年。虽然那时并非他仕途的天花板。只可惜他童年的一些细节及家族信息，可呈现在案的凤毛麟角，有待挖掘。

在古代，当一个家庭有了新生命诞生时，起怎样的名字，即刻就成了头等大事。尤其是大户人家、名门望族，其名、字、号都是极有讲究的。或者由教书先生以生辰八字推算，再从《周易》《诗经》里择取；或者请当地有名望的贤达之人、族长亲自捉刀。所以，古时的人名里更多含有某种寓意，或者寄托着某种厚望。

那么，姚诚立三个字呢，“诚信为本，诚实立命”乎？

从这个饱含儒家思想的名字中可以想见，当年姚家的长辈们对这位后生“忠厚传家”的期许。谁又能想到，襁褓中的这个姚家婴童心底会孕育另一番“鸿鹄之志”呢。

再看姚诚立爷爷的名字姚如松，取义做人要有松柏一般坚毅的品质么？

如果沿着臆断的思路，姚诚立三个字是否出自他的爷爷之手呢？极有可能。毕竟，当年他的爷爷也是个仕途贤能兼收的文化人。

“姚如松，山西安邑人，岁贡，嘉靖间任洋丞。规划溢水堰，封植蔡侯墓，掇邑篆。廉明刚直，有惠政，民德之。擢通渭令去。祀名宦。”——《光绪洋县志》卷八《官吏传》。

自隋朝科举制度始，到明朝时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日臻成熟和完善，科举制已成为国家选拔各阶层人才和个人走向仕途、获取功名的主要路径。

出生于优渥家境的姚诚立也不例外，自小受家族和传统文化的熏陶，立志做对国家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于是乎，天资聪颖的小小少年开始了“之乎者也”苦读圣贤书的漫长阶段。从秀才、举人到贡士，从院试、乡试到殿试，他一路凯歌，万历乙未（1595年）晋级甲科进士，时年20岁出头。

自此，他似乎仕途一片光明，历任户部主事、刑部郎中、川北分巡兵备道

参议、四川布政司参政、广东按察使、粤西按察使等职。

可见，励志的故事始终贯穿着他的一生。

甲科进士归来的姚诚立，踌躇满志，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使命：洋县知县。

说来也巧，洋县正是他爷爷姚如松50多年前为官的地方。而且爷爷在当地留下极好的口碑：明嘉靖年间，姚如松任洋县县丞，先后辅佐五任县令，清廉刚直，行政简约，经常深入民间访问疾苦，尤其重视兴修水利，素有政声。“松牧民，黎庶饱食，民心悦服”。后考功擢升甘肃通渭县令，洋民“夹道送别，为之泣下”。

既有了如此好的铺垫，姚诚立一踏上洋县的地域，便有了如下之场景：军民闻姚立乃姚如松之孙，百名皓首老翁跪迎道旁，曰：“不意六十载后再沐姚公恩德。”“诚立闻之，益为动容，慷慨涕零，长揖而拜，携父老同归。”

得到鼓舞的姚诚立，没有辜负洋县百姓的期望，短短的五年间，他矢志秉承先祖遗风，廉洁抚民，劝课农桑，自捐俸禄疏浚水堰，作书教化百姓，弘扬儒学，乡野“诉讼不起”“土庶无不诚服”……

在陕西汉中流域，一方面水系发达，另一方面水患不断。古时陕南民间有“一君命，二堰命；军务事大，堰务事大”的说法。治水与治军，居然同等重要。

姚诚立的爷爷姚如松在洋县时，在“除水患、兴水利”方面已有一定的积淀。据《光绪洋县志》记载：明代治堰，当推姚氏祖孙，尤以姚诚立为最，一方面他因地制宜，问计于民，科学筹划，合理施工；另一方面他以身作则，亲临监工，与河工同住，并首创分水筑堰之法。

当得知土门堰被贾峪河河水冲决、渠道淤积、稻田无水灌溉时，姚诚立忧心忡忡，亲自到现场实地察看，掌握第一手资料。经过科学研判，他果断决定将原有沙石和树枝堆积的堰堤，改建为石砌灰灌的石堤。筑堰资金出现了缺口，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俸银捐出来用作经费。

堰成之日，“诸父老欢呼踊跃，相语道路，谓侯不一劳，吾不永逸”。终于，洋县“谷丰足、仓廩实，既庶而富”。

仓廩实而知礼节。在今天，洋县洋州九年制学校的门口仍能看到一通镶嵌的石碑，上书“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”。这年代久远的语气，在告知人们：这里曾是洋县的文庙，而这石碑正是当年洋县县令姚诚立所书。当年在他的倡导下洋县树立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，可见一斑。同时，他还主导修葺了麟经阁，以陈设儒家经典书卷，并赋《麟经阁题屏》诗，鼓励士子们勤勉上进。

那年，怀着初为父母官时爱民忧民

的情怀，他与乡贤耆老共商，决定从教化民心入手，并亲自撰写《洋民家训》和《作民要诀》，由乡贤宣讲，弘扬美德，敦睦乡里，做到妇孺皆知。

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》载：“至诚立令洋，劝学兴农，敦睦修礼，风物为之一变，守礼让而重廉耻，崇耕读而弃陋俗，物阜民丰，文教昌盛，如汉上大郡矣。”

在中国古代，偶有“三公二宰相”的情形。祖孙两人先后在同一地为官，且均留下清名的情况，也是不多见的。

身为洋县的父母官，面对县衙内各级官员的贪腐行为，以及挑拨矛盾从中牟利的讼师等，姚诚立直面问题，大刀阔斧，整顿吏治，以清朗政风。所谓：当官避事平生耻，视死如归社稷心。

当洋县人们联想到祖孙二姚先后服务洋县的情况，恰似宋朝韩氏父子（即北宋韩亿、韩缜）当年治理洋州的情形。于是在当地的学士、大夫的倡议下，洋县的百姓效仿当年韩氏父子“袭美堂”的故事，也为姚氏祖孙修建了一座“继美亭”，以感念祖孙二人的功德。

也便有了《继美亭碑记》歌赋：“……公之清、之勤、之德、之明姑不论，论其著者，即其疏水利而奠民食，法崇师而去政梗，封龙亭之墓以报有功，崇武安之祀以表节义。折彼邻大吏之虐焰，而罢审编之害，何者非功哉！洋之民，迄于今，既庶而富，教而有礼。井井纶纶，称首善于江汉者，伊谁之遗也，不祀何以解诸大夫悲思？敢固请，以无失古者有功而祀之义。”

洋洋洒洒的《继美亭碑记》千字碑文的执笔撰写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姚诚立的同科进士杨明盛。唯他最能感知这位同窗的胸臆和凌云之志啊！

继美亭落成后的300余年间，一直香火不断。虽然太平天国时期亭子毁于战火，但很快就被当地义士捐银修缮如初，安排了专人管护祭扫。

可让人庆幸和意外的是，《光绪洋县志》卷五《文艺志》章中完整保存了400年前的这篇美文。又惊奇的是，文章中还解析了当时姚家族人的一些身世和社会关系。虽是既简洁又间接的少量信息，但似姚家家门缝里透出一缕隐约的光亮。

400多年前，姚如松、姚诚立祖孙俩从汾河边走来，先后来到陕西洋县，共同书写了一段勤政爱民的官场佳话。400多年后，当我们再读《继美亭碑记》，姚家祖孙二人心系苍生、清廉执事、尊崇圣哲的“能员干吏”形象跃然纸上，又怎能不使今人追慕先贤、心生敬意呢？

背井离乡“流官”几十载，终于是叶落归根了。暮年的姚诚立告老还乡，本该过赋闲的生活了，他却把这份清闲兑换成回报父老乡亲的最后机会。

“志在四方”固然是他年少时的抱负，心系故乡又是他永恒的情怀。当衣

锦还乡的姚诚立重新踏上故乡这片热土时，再次被家乡的山山水水吸引，尤其被眼前“千古中条一池雪”的场景所震撼。于是乎，一篇近两千字，气吞山河的《河东盐池赋》面世。

“夫河东盐池，即古所称解池也。朔自溟蒙，通乎海穹，地连雍豫，野分参翥。幅员广敞，百二有奇……东跨夏台，而有柏塔、瑶台、咸谷、风洞之名奇居其左；西控雷首而有五老王官、静林、雪岩之嘉胜据其右；稷山、孤山、紫金、峨嵋当其前；历山、让田、傅岩、圣涧拥其后……美哉池也，景物于焉备矣！而阜国裕民、财源会焉……”

文章以地理和时空的广角环视，对盐池的前后左右进行了简洁而精准的描述，阐述了古盐池对于河东大地、河东历史、河东文化的根基作用。

最后，文章笔锋一转，写到了舜帝抚五弦琴而歌的“解嵬阜财”之说：足国裕民，适我愿兮。吾乡吾土，民本情怀勃发而出，升华了整篇赋文的思想立意。如此，姚诚立笔下密集的盐池信息、精美的词章，连同饱满的感情，终于如恣意汪洋，一发而不可收了。

《河东盐池赋》为崇祯年间书写，并被刻石立碑，现重现于修缮后的运城池神庙。那么，如今的姚氏家族、姚家人之踪迹呢？

2022年，坐落于运城西城街道杜家村的一座破旧的“娘娘庙”，被发现并考证为明朝的“姚家绣楼”。这栋面宽三间，进深两椽，两层悬山顶结构的建筑，梁记：“重建于道光三年。”正是姚氏家族的明代遗存。

乾隆版《解州安邑县志》中记载：“四川按察使姚诚立墓在运城西五里杜家村东。”有资料显示，一代廉吏姚诚立卒于明崇祯十二年春，去世后葬于家乡杜家村。

每每想象着，生我养我的杜家村，也是明代廉吏姚诚立的故乡，他曾作《河东盐池赋》，心中不由得生出对家乡名人的敬意和对故土深厚文化底蕴的自豪。

“确实应该挖掘一下，你们有地缘情怀呀。”本土作家一苇鼓励我。

历史就是这样，愈弥久愈像是一个盲盒，你须得对之动容、动心，她才可能向你展现曾经的容颜，无论千年万载。

虽一路苦寻，一路呼唤，一路坎坷，躲躲闪闪的历史总还是将你隐藏起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一时无从掀起你的盖头来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2023年，在运城市政协的主导下，我们一行人不顾舟车劳顿奔赴陕西洋县。终于，在当年你做县令的那个地域“相遇”了。而“粤西按察使”呢？历史又一次，莞尔一笑，笑而不语。

毕竟，400多年前的一河东人物，一洋县知县，一粤西按察史，以及一些历史词条，虽被“拍了拍”肩膀，唤醒了，但一时还有点睡眼惺忪，语焉不详。

当思接千载，当历史启封，你这位远年的游子，杜家村的“著名”村民，也该启程归来了。